

感悟

一个孩子是一首诗

◆赵霞

走在外面,我喜欢悄悄地听小孩子讲话。只要有那么一小会儿,准能听到些有趣的对话。

一个小孩对他的妈妈讲:“妈妈,如果你给我买一个冰淇淋,我的高兴就有房子那么大。”一个小孩问牵着他的手的爸爸:“为什么是大人上班,小朋友上学?为什么不是小朋友上班,大人去上学?”一个小孩对另一个小孩讲:“我们来当一棵树。”说完,他马上在原地站直了,另一个小孩还在走来走去。他的伙伴问他为什么不像一棵树那样站着,他说:“我现在是一棵会走路的树……”

这些话,他们随随便便地抛下,我在旁边赶快拾起。世界亮晶晶的,既轻盈,又愉悦。

小孩子是天生的诗人。从开始牙牙学语到整个幼年阶段,孩子的表达中充满了本质上属于诗歌的那些想象和感觉。此时,语言和文化的一切规则将立而未立,孩子的双脚站立的地方,一半我们能看见,另一半隐现于某个不可见的神秘之地。当他们开口,语词是如此稚拙,又以如此奇妙的方式迸发闪现。成年的诗人们,或许能够熟练地调动起陌生化的语言,来编织诗歌的意象和感觉,却很少能够建造如此意外而天然的诗境。那种观看和描述世界的清澈而神奇的目光、声音,成人之后我们大多都丢失了。

我的一位同事,荣休后深耕幼儿教育,有一年送给我们办公室每人一册年历。翻开来,每一页上除了日期,还很有创意地记录了幼儿园教师与小小朋友的各种趣味问答。家是什么?“家就是我们住的地方,家很好,从家里可以看到高高的月亮。”这是我读过与家有关的那么多语言中,最质朴而动人的表达。假如你的身体可以变变变,你想变成什么?这个问题好热闹,孩子们纷纷抢答:“我想变成一粒米,给奶奶吃。”“我想变成门,爸爸妈妈不管在哪里都可以给他们开门。”“我想变成一只鞋子,我姐姐喜欢有鞋带的鞋子。”“我想变成一棵小树,长到妈妈的头上。”在我听来,每一个回答,都通往一座童年精神的城堡,活泼而丰茂。这一册年历,尽管已经过期,我还一直珍藏着。

有一个孩子的话,自从听到后,我再也忘不掉。那是在作家铁凝的文章中。上世纪90年代的一个初秋下午,僻远的山间村落,雨后泥泞的小道旁,一户人家窗台上一块小石板上,歪歪扭扭地写着三行字:“太阳升起来了,太阳落下去了,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?”写这三行字的是一个9岁的男孩,这些字被作家看见的时候,他也许正在山里某处起劲地割山韭菜。这三行字是多么震动人的三行诗!诗里有太阳的起落,有永恒轮转、宏伟无声的时间里,个体最朴素、本原的价值和伦理关切,还有无数与“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”有关的生动、沉默的童年故事。最早读到这三行字,我的心里涌起难言的惊讶和颤栗。今天再读,依然热泪盈眶。这样的童年诗语,不只是震荡,更是撞击。它天真携带世界和灵魂之重,它的重量又乘着天真的翅膀轻轻飞起。“我什么时候才能变好呢?”像一根火柴擦着砂纸的刹那,黑夜里掠过一阵炫目的光芒。

每个孩子都是一首诗,小小的,大大的,这么轻,那么重。我常常想,一个孩子来到世上,是来挽救我们的。成年后日渐锈蚀的语言和感觉,在遭遇孩子天真诗语的一瞬,又迸发出对光彩的记忆和渴慕——哪怕只是一瞬。

回忆

滹沱河里战犹酣

◆刘金海



彼此,都同大家一起干活。随着一声令下,民兵们争先恐后,按照各自分工,开始了紧张激烈的截流战斗。

越是在把河水截住的紧要关头,河水越是像“脱缰的野马”,奔腾咆哮,汹涌而下。扛过去的沙石,装满土的草袋,扔到河中,如石沉大海,一下就无影无踪了。

面对怒吼猛涨的河水,张总指挥高声吼道:“同志们!时间不等人,不战胜它绝不收兵,跟我来!”扑通一声,他跳下水了!又扑通一声,袁政委也跳下水了!在他俩的带动下,民兵们一排排、一队队跟着都跳了下去。大家不约而同,手拉手,肩并肩,用血肉之躯组成一道道水中人墙,再也没有滹沱河水肆虐的空当了。

然而那冰冷的河水,却像刀剑一样向我们的肌骨刺去,冷得全身打颤,上下牙齿咯咯直响,一个趔趄,一个人就倒下去了,马上被相邻的人救起来,没有晕倒的照样同河水搏斗着。从上午到傍晚,经过七八个小时艰苦激战,才彻底截住

了滹沱河水。

“我们胜利了!我们胜利了!”人们走上岸边,喜庆地吆喝着。“快拿酒来!快拿酒来!”脱掉身上浸水沉重的衣服,人们尽快用酒擦拭着肌体,虽然仍旧冷得直打哆嗦。

河水改道后,治理滹沱河工程可以全面铺开了。在以后的日子里,不管刮风下雪,我们每天都是早出晚归,中午不休息,在滹沱河里挖淤泥、铲卵石、筑河堤。经过近万名民兵一冬一春的艰苦奋战,滹沱河河床降低了十多米,拓宽了几十米,解决了数百万亩土地不能种庄稼的问题。这一工程不仅改良了土壤,而且还增加了土地面积,提高了粮食产量。虽然我因寒冬下水小腿落下冻伤的病根,但却为能参加治理滹沱河大会战,造福当地人民而感到光荣和自豪。

随着时代的进步,机械化挖河取代了人工挖河,大型挖掘机把河挖得又快又好,节省了大量的人力财力,可过去挖河“大兵团”作战的宏大场面却难以忘记。

随笔

穿越诗林

◆赵月明



春节过后,小孙儿就该由幼儿园转入小学了。由于小学入学实行按居住区域“划片入学”的政策,所以,我们全家搬到了学校附近的新居过年。

夜幕降临,华灯初上。忻州大地到处流光溢彩,电子炮“噼噼啪啪”不绝于耳。外面的风景吸引我走出家门,也正好借此机会到学校周边熟悉一下环境。

长征小学西校区位于城区公

园西街南侧,紧临雁门小区,是与小区同步建起来的新学校。年前我就打听过学校情况,许多居民反映,这所小学建设得不错,尤其是教学质量令人满意。想到这些,我不由加快脚步,想尽早一睹这所小学的风采。

远远望去,学校周边火树银花、霓虹闪烁。虽然学校早已放假,但“长征西校区”几个大字给人一种充满活力的感觉。透过学校门栅向校园里看,依次排列着行知楼、行健楼、行远楼等若干建筑。总体来看,这些建筑错落有致、典雅大方,而且树木掩映、环境优美,是孩子们学习成长的理想之地。

主楼顶上“心有梦想,学海泛舟”几个霓虹大字,在漆黑的夜色中跳跃着鲜亮的光谱,显示着蓬勃生气和向上的力量。这八个大

字便是立校之本、办学之魂。它像茫茫学海中的一座灯塔,照亮教学的航程;又像一把冲锋的号角,激励孩子们从小胸怀梦想,学好知识,掌握好奇奋勇向前的本领。

与漆黑夜幕形成对比的是学校门口周边的“诗林”。学校精挑细选唐诗宋词,别具匠心制作成灯箱牌匾,挂满校园周边的大小树木,形成一股“学诗诵词、传承中华文化”的浓厚氛围。夜色里,竟然有许多人穿越诗林,他们有的默默欣赏,有的轻声吟诵,有的三五成群进行探讨,有的独自不停地用手机拍照。也许正是放寒假期间,正值新春佳节,外地求学的学子们都回到了家乡,他们搓着手、呵着气,琅琅的声音飘荡开来:“草长莺飞二月天,拂堤杨柳醉春烟……”

穿越小小诗林,令我感动,收获也颇丰。我要为诗林的“创意者”点赞。是他们的一个设想、一点努力,唤起了很多人求学的热情和青少年对文化知识的渴望,在琅琅读诗声里,我也精神振奋,迈步向前。